

王音音 小说作品

天上的云 (外一篇)

好像是在一个秋天,她突然出现了。隐约记得她高高的,香香的。

那一年我六岁,我和妈妈住在姥姥家有两三年了。

姥姥家只剩下年近三十的三舅没成家了,姥姥很着急。

她是经媒人介绍来的,妈妈让我叫她叫姨。她一头玄青的长发,吊起马尾,马尾上的头绳上拴了两个塑料小苹果。她唇上的口红,红艳艳的。

相亲,当地话叫打对面。登门了解彼此的家庭状况,叫看家。女方也可以小住几日,以便进一步了解。

她来姥姥家小住了几日。每到晚上,姥姥家外屋的大炕上,挤满了我们连老带小四个女的,三舅和姥爷则去了里屋。

我挨着她躺下,侧身朝向她。每晚临睡前,她都会摘下头绳,用双手向后撩一下头发,让头发漫过枕头的另一边,乖乖地随炕沿垂落。她的头发下垂,都快要碰到地面了,像青幔。

那条挂有两个塑料小苹果的头绳就放在她的枕边,同时,也近在我的眼前。我很喜欢她的头绳,想用手去拿来玩,却不敢。

农历八月十五到了,农村都有赏月的习俗。月光下,姥姥准备好了供品:新出土的花生、黄元帅苹果、红枣、月饼。

小院里,有几分凉意。秋天独有的味道,轻而易举地撬开了我所有的感官。我站在门口仰望,月亮已经升起,随之升起的还有香炉碗中的袅袅轻烟。

她说:“躲到门后去,一会儿你就会看见月亮上的小白兔来供桌上拿月饼。”

“它为什么拿月饼?”

“它要拿月饼回月亮上,给嫦娥。”

嫦娥?嫦娥是谁?她为什么不自己下来拿?

我想问,可我怕耽误小白兔拿月饼,便急促地跑离院子,扒着门缝儿瞧。过了许久,我并未见到小白兔,直到赏月结束,姥姥撤了供桌。

那天晚上,我的脑袋里演示了一个过程:月亮上飞下来一只小白兔,它悄悄地跳到供桌上,啃了几口什锦馅月饼,又剥了几粒花生,最后连吃带拿,捧起四块月饼飞回月亮上。最后,它还很友好,给我留了一块月饼。

一天下午,在家人忙着做晚饭的当儿,她见我一个人在院子里发呆,说:“咱俩玩点啥吧!”

我心中的花“歘”地一下开了。可玩什么呢?

我疑惑的时候,她说:“来,咱俩用头绳踢毽子。”

说着,她扯下头绳扔给了我。那是我第一次碰她的头绳,不但可以碰,还可以踢。

在院子里,我们分别站在东西两端,两个拴在一起的小苹果在空中飞来飞去,我的笑声和“毽子”一同飞上了天。

原来,头绳不止可以绑头发。刚踢了几个回合,在果园里干完活儿的姥爷回来了。一进大门口,姥爷的脸上就降了霜儿,用嗓子眼儿“哼”了一声,便回屋了。

我们原地立正站好,随即也灰溜溜地跟进了屋。

那晚,我亲眼见她喝大米粥时,口红染红了碗里的米汤,可她硬是喝下了肚。一个月后,她又来了,和三舅渐渐熟悉了。

一天,我、她和三舅一起去大河边洗衣服。

衣服其实是用肥皂事先在家里搓好的,我们只需在大河里淘下肥皂沫就行。水凉得很,她说她不拧衣服,免得衣服出皱。她便把衣服沾了沾水,直接捞出来,水汤汤地放在大盆子里,端着盆回了家。

衣服被她直接挂在晾衣绳上,像下雨了一般,滴滴答答。我和她在绳下走了好几圈,水滴落在我们的头上、肩上,清凉凉的。我俩笑着、闹着。

人冬的一个清晨,三舅拿着她送的衣服去她家。临行时,姥姥说:“看看还有没有落下的东西。”

下午,三舅回来,姥姥问:“你怎么跟人家说的?”

“我就说我们不合适。”

“她又是怎么说的呢?”

“她没说什么。”

从此,我再没见过她。二十余年后的某一天,我偶然听人说,她没生孩子,过得不尽如人意。

她终究没成为我的三舅妈。该是怎样的人家,才能配得上她的自由与浪漫?

她满足了我所有可以跳出条条框框的念想。就像是天上的云,可以是白的、灰的,也可以是黑的、红的。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可以云山雾罩,也可以漫天化雨。抑或,天上的可能并不是云,是一朵大白花、一团柳絮……总之,你大可随意。

如果换成现在,我的三舅妈该是她了吧。

车壳子

道旁,一辆旧客车,白底,车腰处绕了两条红道道,车轱辘和座位早被卸掉了,空留一副锈迹斑斑的壳儿。

那时的路是土路,机动车少有。路上慢悠悠走的,大多是牛车、马车、自行车。这空车壳子置于路旁,并不耽搁路上的车正常通行。

村里有个李大山,人称巧手,素日里好鼓捣东西,擅长修鞋。他有小儿麻癖症,即便架拐,也一扭一扭的,有时还一弹一弹的,像踩上了弹簧。肤色灰蒙蒙的,一气儿灰到脖子根儿。

不知是哪天,李大山人住了这辆空车壳子。他将车窗擦拭了一遍,在前挡风大玻璃窗内挂上了女孩子喜欢的耳坠和项链。

我的第一对耳坠就是在他那里买的。耳坠是一对红色的陶瓷小花瓶,小花瓶上点缀了两朵小白花。小花瓶不过半寸高,极为精致。毕竟是孩子的饰品,耳坠是螺丝扣的,挂到耳垂处,可以拧,能调松紧。

后来,我又相继从他那里买了两条项链,塑料珠子的,一条红色,一条橘色。上车往里去,有个空地儿,有个铁鞋拐子,旁边的鞋盒子里放着小钉子、鞋掌、小锤子之类的工具。

起初,来找他修鞋的少。大家多是穿布鞋,鞋坏了,自己就用针线缝一缝。到了冬天,李大山在车壳子里盘了个火炉,红砖头围上几圈,黄泥抹缝,烟囱伸到窗外,滚滚白烟,乍一看,仿佛蒸汽汽车在缓缓行驶。

村里的冬天,人们闲得除了慵懒毫无别趣。一些人整日围坐在这个火炉旁,卷着旱烟丝,边抽,边唠闲嗑。李大山从人们的闲聊里知道,村里马上就要修路了。

立春后,大卡车来了,工人在路的两旁,每隔五米卸一堆沙子。村里有人定时扬沙护路。

又过了三五年光景,村里的人开始流行穿皮鞋,连我这样的小孩子在过年时都能捞着双上好的牛皮鞋了。

渐渐地,李大山的车壳子修鞋摊热闹起来了,整日“叮叮当当”。他在手摇补鞋机前干脆放两个小马扎,那个鞋盒子里的工具也渐渐多了,鞋底刀、锉刀、强力胶水、锥子、针……散发着铁锈味儿。

大雪 (外一首)

陈晓倩

相信吗

一张白纸,便可以覆盖所有的陡峭和污浊

腾空而起的人世间稍加修饰,便安静下来

烤红薯的叫卖声,比北风寒冷吃上一口,心就热乎乎了用这种方式取暖不止我一人

谁也不愿

第一个迈出泥脚印每一步,拔出的都是慈悲

周庄偶遇

放下天地

放下还未到来的明天把老式木格窗子里流淌出的灯火捧在手心,做月光

河流徒自流淌,曲目悠扬长街小巷做我们的邻居来,来,来相邀,饮上一杯梅子酒

夜色铺就得正合适你微醺的胃烟眉,不远不近淡淡酒香划过夜晚上、水里、掌心中都有好看的月亮

春笺

张岩

风拆解冬的缄言把暖阳投递人间暖阳轻吻着湖面涟漪晕开思念

柳丝蘸绿了新墨书写春的诗篇桃花在枝头绽开笑颜芬芳酒染了春天

燕归巢,啼声婉转唤醒沉睡的山川我把心事折进纸鸢任它飘向云端在春的扉页落款将美好一一清点

春天是一枚戒指 (外一首)

孙东凯

青春的多情与忧伤留下一抹人生像大山一样

碑和路

碑是站立的路路是横卧的碑

碑上篆刻着人的名字

路烙下了人的脚印

路是一层一层由坚实的地基上来的马车的辙痕、蹄印告诉路的来历

刻上碑的字再也无法抹掉走过去的路再也无法回头

爱上阅读
让萤火虫照亮读书之路
带光而行

套在手指,连在心上把桃红柳绿绽放把缕缕深情歌唱任爱像流水一样流淌汇成涓涓细流的样子

春天是一枚戒指套在手指,连缀心房任大山披上绿衣红妆任白云擦拭人世间烟火送去一片款款的

工伤保险伴你同行

营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

